

岳父静静地躺在医院手推车洁白的棉褥上,四个女儿慢慢地把他推向过道尽头的手术室。推车的滑轮吱吱呀呀地轻轻划过水磨石地面,就像划在亲人们的心上。初冬的暖阳破窗而入,镀亮了岳父淡定从容的脸庞。

岳父今年九十五岁,身体健硕,气质硬朗。这也许和他长期坚持晨练有关,小区广场的塑胶跑道上,几乎每天都见到他矫健的身影。

最近一段时间,老爷子没去晨练,他背后右侧长了一个圆形的大肿瘤,折磨得他坐立不安,睡觉时,只能在家人的协助下左侧勉强着床,翻身和坐起比登天还难。入冬后的夜晚,常常坐在单人沙发上,裹着被子打瞌睡,断断续续,直到天亮。

去医院,医生说,开刀切除肿瘤是唯一办法。但高龄病人风险太大,一旦出现意外,后果不堪设想。

家庭会议上,女儿、女婿们轮番上阵,列数开刀的风险,劝老爷子放弃手术,毕竟,除了生死,其余都是擦伤。

老爷子好像早就权衡好了,他波澜不惊,态度坚决:人间值得,谁都想活,但我宁愿“好死”,也不“赖活”。开啊,即使开“走路”了,也要笑着走。举手投足之间,尽显昂扬之气,豪迈之气。

医院为老爷子组织了多学科专家会诊,对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,研制

了预案。

老爷子住进了一间单人病房。

手术前一天晚上,做了老爷子最喜欢吃的几样菜。和平时一样,他嚼得嘎嘣嘎嘣响,吃得有滋有味,动作沉稳协调,不见丝毫慌乱。

九点不到,老爷子的眼睛就像抹了胶水,粘到了一起,如同婴儿一般,酣然入梦。那模样,就像病房柔和的灯光和窗外皎洁的月色一样静谧。

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,额头上渗出细密汗珠的医生,淡定中难掩喜悦地说,手术成功,肿瘤五斤重,是良性的。

瞬间,四个女婿忘情地笑着,击掌相约喝酒庆祝;四个女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,泪流满面。

老爷子从麻醉中缓缓醒来,面对一直盯着他看的一半笑一半哭的亲人,先是一愣,继而顿悟:有惊无险,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他爬满皱纹、寿斑密布的古铜色脸上,眼睛笑成了两条细缝,下垂的眼袋微微颤动,心情和窗外的冬阳一样明媚。他一脸渴望地对正在边笑边商量聚餐的女婿们说,又发酒疯了,带点给我,几天没喝,就像几年没喝似的。

一屋子的人哄堂大笑,这一次,刚才还泪水盈盈的女士们也不例外了。

我仿佛看到,跑道上,英姿勃发的岳父正迎着初升的太阳,迈开双腿,阔步向前。

## 九十五岁的豪迈

张新连

苍苍茫茫的原野,疏疏落落的村庄,在初冬的早晨显得格外清冷,连刚从东方升起的太阳都带着些许寒意。白霜满地,人迹稀少,却有几家草屋顶上的烟囱,袅袅冒出一股股炊烟。没有什么风,烟气在苍穹下静静升腾,渐渐淡化,融入青灰色的远空去了。

这是初冬的故乡,这是故乡的初冬。晨光熹微,沉睡的村庄撩开面纱慢慢醒来,这样的情景早就烙印在我少年时代的脑海里,如同画家用水墨描绘的一幅画卷。

类似的意境,也在不少诗人的笔下出现过。明末杜濬《游夹山漾》中有“林壑罗秋姿,紫翠冒寒照”的句子,勾画的是山林中宁静的秋景;“林疏照逾远,冰轻影微出”出自唐代庾承宣的《赋得冬日可爱》,那是寒冬清晨郊外大雾初散的景色;清初钱谦益《次韵徐叟文虹七十自寿诗》写道“荆扉昼闭突烟轻,世事浑如覆旧枰”,则是借景抒发其人生感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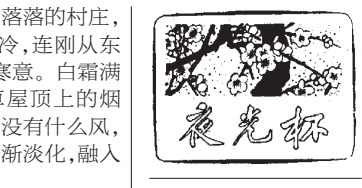
万里乡关,一种乡愁。对于记忆深处故园的《初阳炊烟图》,我禁不住附庸风雅,题上一句“寒照微出烟气轻”作为点缀,聊以抚慰心中的忧伤。

写到这里,本应图穷意尽,曲终琴收,然而画外有话,弦外有音,这句题词还蕴藏着另外一层含义。

两千多年前,金戈铁马,七雄纷争,最终秦吞并六国,一统天下。战国局势混乱不堪,七国灭亡先后顺序也不太好记,于是有人想了一法: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、秦编成“喊赵魏去演齐秦”。尽管语义怪诞,牵强附会,却也通俗上口,过目难忘。

我喜欢诗情画意,左思右想,缀字成诗,化为一句“寒照微出烟气轻”,也许同样经不起推敲,但好在借助联想加深记忆的目的,尚可达到。

因此,《寒照微出烟气轻》这个题目,对我来说,就像一枚半新半旧的小小银币,一面是诗,一面是史。



在松江老城人民南路的最南端,一座饱经风霜的百年老火车站静静地矗立在那里,在冬日的阳光下透着历史的厚重,那站台似乎还留存着往昔旅客们来来匆匆的足迹。

松江火车站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十一月,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开始运营。民国二十六年

的南部新城,一座新的交通枢纽崛起了——松江南站,一列列高铁犹如银色蛟龙般,穿越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。而松江火车站则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,车次越来越少,站台也变得冷清,客流量在日均2000人次低位。

2024年5月22日,松江南站更名为上海松江站,而松江火车站则更名为松江北站。不到7个月后,终于还是退出了舞台。12月9日,一个平平常常的冬日晚上,虽然天气较冷,但很多市民冒寒特地赶到松江北站,来向这座百年老站作最后的告别。晚上8时51分,最后一列客运列车——上海南至南昌的K287次列车缓缓启动。随着列车的尾灯渐行渐远,松江老火车站的大门缓缓关闭,结束了它116年的历史使命。这最后一班列车的汽笛声,就像是这座百年老站奏响的告别曲。无数车迷赶到老火车站,送行这最后一列客车,告别这百年火车站。数不清的手在凛冽的寒风中举着,用手机和照相机在拍照和拍摄视频,留下最后的影像。有的车迷在现场唱起了李叔同的《送别》……一时间,现场气氛有点伤感。

想当年,整装出发的新兵、奔赴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、走南闯北的出差人员、探亲访友和外出旅游的人们,都曾在这座火车站留下了匆匆的足迹。这里曾经是梦想与离别的舞台,蒸汽机车呼啸着驶入站台;候车大厅里,人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待,或是对亲友重逢的渴望,熙熙攘攘。每一趟列车的抵达或出发,都可能伴随着欢笑或泪水。

虽然恋旧,但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。辞旧迎新,出行越来越方便和快捷,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高兴的。

来自北京舞蹈学校的男女娃娃们,那脚尖上练就的神功和四肢舞蹈娴熟程度,反映了人人训练有素,个个基本功扎实,真是美绝了。

近三个小时的演出后,观众和演员们以及伴奏音乐家们多次谢幕,还沉浸在剧情中的观众在高喊中把鲜花扔向舞台和乐池的中央。我和现场的中外观众都一直陶醉在《舞姬》

这出挑战世纪芭蕾巅峰之作的剧情中。出门,见许多粉丝还在冷风中等待演员卸妆后走出后台上车时,在演出单上签名留念呢。

雅玩

## 寒照微出烟气轻

成健

## 再见,百年老站

陆良

## 暖与爱

俞玉梁

## 七夕会

金风秋分,我又应邀进入了1953年建成的北京天桥大剧场。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,因为旁边就是我70多年前上学的北京先农坛育才小学。当年的少年郎,一进这个现代化剧场,小眼珠瞪着这辉煌的大建筑,在那贼亮的灯光下,双脚双手不知往哪搁放,那个局促不安的心情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

中央芭蕾舞团庆祝建团65周年之际,在这里进行了盛大的系列展演。19时30分拉开的大幕,是全部由中国演员演出的世界古典芭蕾舞名剧《舞

姬》,由中芭主要演员徐琰、黎文韬主演。该剧舞剧由中国戏剧界并不陌生的著名印度古老戏剧《沙恭达罗》改编,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、编导娜塔莉亚·玛卡洛娃编排,1877年首演。中芭艺术总监冯团长告诉我,目前国内只有咱北京中央芭蕾舞团才能演出此剧,国外其他剧团能演出此剧者也是寥如晨星呢!舞剧前前后后需要的演员达100多队,乐池还需要几十西洋乐器团队伴奏。除此以外,此次演出的“服化道”及灯光布景也全部是咱们的“国货”。

演出中,无论独舞、双人、三人、四人还是更庞大的群舞,都尽显出演员过硬的功底,这些艺术基本功素养都需要苦练十年才能正式登台演出啊。舞者如果想出人头地,必须从群舞、小组舞、领舞才可能到“名角”。这也应了我国最古老剧

种京昆常说的一句话: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”像这种超大规模的舞剧演出,中间有两次休息,最后演出三十多分钟的“尾声”,这也是我几十年观众中所罕遇的一剧二休。

看《舞姬》

万伯翱

看《舞姬》

## 腊肉 西坡

在“干”上做文章外,各有侧重;即使腊肉,也有烟熏和不烟熏之别。

但总之,腊肉在中国古代,地位崇高。

西周朝中专设“腊人”一职,《周礼·天官冢宰》“第一叙官”:“腊人,掌干肉。”可见,做腊肉的人,相当于御医、御厨,完全在体制内;并且腊人还被配置了一个团队!

有个著名成语叫“羊斟杀羹”,说的是春秋宋郑两国打仗。宋军主帅华元的车夫羊斟因没分到羊肉羹,一怒之下竟将主帅的战车直接驶入敌方,以致华元被俘。宋军群龙无首,最终败北。

听起来像似不可思议,其实无独有偶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,按照鲁国礼仪,大祭之后国君应将祭肉(腊肉)分送贵族,但鲁定公和上卿季桓子就是不守这个规矩,让孔子深感失望,决定离开鲁国,周游列国。鲁国由此遭受重大损失。成语“因幡去鲁”,正是出典于此。

孔子坚决出走,原因诚然很多,没享用到腊肉是其中重要一点。孔子嗜食腊肉,自有《论语·述而》佐证: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海焉。”束脩,干肉也,即腊肉。孔子的意思:谁只要主动给我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物,我从来不会拒绝给予他教诲。

换句话说,倘若不给束脩,那么我所“官宣”的“有教无类”,就算了吧。

腊肉最好在腊月里制作,还有个不容反驳的理由——天寒地冻,让虫穿蚁蚀、腐败变质的难度空前增加。

然而,腌肉、酱肉、风肉、熏肉、咸肉、火肉等,基本都走过“风干”流程,为什么不用“腊肉”一言以蔽之?事实上,如今酱肉、腊肉等,除

同的《送别》……一时间,现场气氛有点伤感。

想当年,整装出发的新兵、奔赴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、走南闯北的出差人员、探亲访友和外出旅游的人们,都曾在这座火车站留下了匆匆的足迹。这里曾经是梦想与离别的舞台,蒸汽机车呼啸着驶入站台;候车大厅里,人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待,或是对亲友重逢的渴望,熙熙攘攘。每一趟列车的抵达或出发,都可能伴随着欢笑或泪水。

虽然恋旧,但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。辞旧迎新,出行越来越方便和快捷,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高兴的。

来自北京舞蹈学校的男女娃娃们,那脚尖上练就的神功和四肢舞蹈娴熟程度,反映了人人训练有素,个个基本功扎实,真是美绝了。

近三个小时的演出后,观众和演员们以及伴奏音乐家们多次谢幕,还沉浸在剧情中的观众在高喊中把鲜花扔向舞台和乐池的中央。我和现场的中外观众都一直陶醉在《舞姬》

这出挑战世纪芭蕾巅峰之作的剧情中。出门,见许多粉丝还在冷风中等待演员卸妆后走出后台上车时,在演出单上签名留念呢。

雅玩

梁实秋回忆,“真正上好腊肉我只吃过一次”——在抗战初期湘潭一朋友家,“微温的烟熏火燎,日久便把肉类熏得焦黑,但烟熏的特殊味道都熏进去了……腊肉刚洗干净之后,整块煮。蒸过再切薄片,再炒一次最好,加青蒜炒,青蒜绿叶可以用但不宜太多,宜以白的蒜茎为主。”(《腊肉》)

《金瓶梅》第五十二回“潘金莲打狗伤人,孟玉楼周贫磨镜”中提到一件怪事:一个磨镜子的老头给潘金莲、玉楼、春梅家磨镜子。事毕,老头儿愣是不走,乞讨一块腊肉,说是连裤衩也被不孝儿子典当了且缠绵病榻的老婆想吃,他已在街头讨了两三天竟没得手。结果,玉楼起了同情心,让来安把“我屋里抽屉内有块腊肉”取来给他。没承想,来安竟拿来了“半腿腊肉”……

显然,喜欢腊肉,不分富贵贫贱。我呢,既不富也不贫,恰恰也好那一口。平生最佳体验在江西弋阳。我跟当地一位朋友说:“想吃你们那儿地道土菜。”朋友说:“国道边有一农家铺子,我经常开车十公里去吃。你若不嫌鄙环境太差,我们便去。”他开着“奔驰S400”带我去了。果然道道入味,最好吃的当数茼蒿炒腊肉。那腊肉,瘦精处仿佛绛色重磅纱真丝,肥膘处犹如淡黄陈年透明糯米纸,颜值高,咬劲足,香气浓,吃口赞,允准史无前例。

黔、川、湘、赣四地为究竟谁吃得最辣互不买账;同样也为谁的腊肉最好吃而各不相让。好嘛,“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”,咱们只须坐等“收割”即可。

在一架国际航班上,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个小宝宝。起飞后,宝宝就开始哭闹不止,不论如何安抚都无济于事。突然,后座的一位大叔轻轻拍了一下宝宝的肩膀,递来一张纸巾,并示意这是从后面隔着过道的一位外国女士那里传过来的,只见纸上英文写着:“宝宝需要哭出来,对耳朵好。”

这句充满温情的话使夫妻俩紧张不安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。其实,宝宝坐飞机哭闹是正常现象。由于起飞过程中气压发生急速变化,会在鼓膜的内外侧产生气压差,内侧气压比外侧高,鼓膜向外侧膨胀,此时即便大人都会感觉耳朵不舒服,更何况宝宝的耳道更细小,鼓膜更薄。因为疼痛而号啕大哭,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,哭闹时会张大嘴巴,有利于咽鼓管开启平衡耳压,从而减轻耳膜的疼痛感,这属于一种应激反应。

夫妻俩感激地回头望向那位女士,看到她正微笑着向这边点头示意,无声的情感传递直抵心灵深处。也许是爸爸宝妈放松的心情感染了宝宝,也许是因为飞机进入了平飞状态,宝宝慢慢停止了哭闹,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机舱里安静了下来,而此时爸爸宝妈却鼻子一酸,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……

雅玩



山乡晨雾 摄于湖南怀化 沈洪

## 宝宝需要哭出来

李成振

雅玩